

2020 遇见·别了我的界碑

生命中最伤感的告别，往往没有言语。山河静默，一次次见证：老兵们远去的身影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模糊。人迹罕至的冰峰上，他们将脚印嵌进坚硬的岩石，将身影写入大山的褶皱，将青春献给四季轮回。寒来暑往，老兵的军旅岁月春华秋实，每一朵雪花都折射出青春的光彩，每一阵风都轻诉着无悔的情怀。告别边关，最后一次巡逻，最后一次亲吻界碑，老兵热泪盈眶。此刻，掠过天际的鹰隼，却懂得老兵的不舍。告别边关，那些越来越清晰的老兵身影，祖国永远记得——雪山因你圣洁，界碑因你巍峨，山河因你无恙。——编者

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一条军犬的使命——

陪你走过漫漫边疆路

■本期观察 栗 栋 邹建文

夕阳缓缓落下，金色阳光穿透山谷，照在哨所门口。晚餐的水果是橘子，一位走出食堂的战士，手里拿着一瓣剥开的橘肉。哨所外的平台上，军犬卡其趴在上面，望着山脚下的滔滔怒江。江边的公路是通向外界的唯一道路。战士走到它的身边，把手中的橘肉递过去。卡其坐起身来，吞下橘肉，还舔了舔战士的手背，那位战士笑了。今年是卡其在怒江的第12年，在军犬的世界里，它已步入迟暮之年。网络上，许多爱犬人这样说：“它也许是你生命中的一程，而你是它生命中的全部。”对于卡其来说，一条巡逻路，以及那熟悉的身影，注定是它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2008年夏天，上士张超把8个月大的卡其，从昆明基地带到了怒江之畔。

顶着烈日从车站徒步走到驻地，张超嘴唇干得起皮，卡其也在笼子里吐着舌头大口喘气。回到连队，张超第一时间接了杯水给卡其，看着它喝完，自己才去接第二杯。盛夏，怒江高温高湿，水土不服的情况出现在了卡其身上。食欲不振，腹痛腹泻，卡其每天在狗舍里拉着臭袋。张超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每天午饭后，张超都利用午休时间“泡”在炊事班，照着菜谱给卡其“开小灶”。无数个凌晨，他从床上爬起来，拿着手电走到火舍查看卡其的状况。同宿舍的战友被吵醒了，便打趣道：“又去看你儿子啊！”张超笑了：“这小家伙多可爱，咋能不多看两眼？”

在张超的精心调理下，卡其逐渐恢复了精神，每天跟着张超跑步、训练。张超放心不下它，有时连吃饭都端到火舍门口。好吃的排骨，从来都是留给卡其吃的。一人一犬似乎真成了彼此的影子，形影不离。在连队，卡其的体能是顶呱呱的，最远的界碑巡逻，战士们也都带着它同行。那年春天，连队组织对28号界碑的定点巡逻，巡逻全程86公里，历时3天2夜。夜里，山风吹起，山谷弥漫寒雾。天空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，睡袋里的战士们冻得挤在一起。

睡在帐篷外面的卡其被冻醒了，嘴里发出了“呜呜”叫声。张超打开帐篷，让湿漉漉的卡其钻进来。看着卡其的可怜样儿，张超从背囊里掏出一个橘子，借着手电筒的光慢慢剥开，一瓣一瓣地喂给它。那时，巡逻路上的携行水果无比珍贵。张超在出发前偷偷把一个橘子塞进背囊，自己不舍得吃，却留给了卡其。那次巡逻归来，张超便再也没吃过橘子……

时光荏苒，张超带着卡其来到连队已经6年了。相伴的日子，他们一起巡逻边防线，走过了数千公里的路程。这天，看到张超站在火舍外，卡其以为他们又要一起出发巡逻了。张超把它放出来，卡其兴奋地围着它转。那天，张超没有给它戴上项圈，他自己也没有穿戴巡逻装备，胸前还戴着大红花。

张超不说话，蹲下身子，紧紧抱住卡其。随后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慢慢剥开，一瓣一瓣地给卡其吃。像往常一样，卡其舔了舔张超的手背。刹那间，张超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张超重新打开了火舍门，示意让卡其进去。一向听话的卡其，说什么也不肯进。张超含泪把卡其抱进火舍，一根心关上了门。

仿佛是感觉到了什么，卡其对张超离开的背影狂吠。张超头也不回……

上了接送老兵的大巴车，张超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任泪水奔涌。汽车上了公路渐行渐远，直到完全不见了踪影。卡其不再叫了，低下头发出了阵阵哀鸣。战士们说，打那以后，卡其爱上了三件事——“看江、看路、吃橘子”。

又是6年过去，卡其已经爬不动海拔4000多米的高黎贡山。每个黄昏，卡其都趴在哨所门口，望着滔滔江水和公路。今年老兵退伍前夕，张超像往常一样给连队打来电话。像往年一样，挂断电话前，他都会特意叮嘱战友拍一张卡其的照片。

老兵念着“无言战友”。在张超的朋友圈，有一张他和卡其的合影，配文为：“感恩今生，你陪我走过漫漫边疆路。”

山河无恙 幸得有你

■孔祥萌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雪振 刘慎

雪山之上，风雪初霁——再难走的路也要走到底，路的尽头，界碑在那里

夕阳余晖，为界碑披上一层淡淡的金黄。董旭细细将界碑擦拭了一遍，用红色油漆和排笔为界碑上的“中国”二字描红。这是苏约克边防连中士董旭军旅生涯中最后一次随队巡逻。这位大学生士兵在笔记本上写下：第307次为界碑描红。

站在界碑前，董旭轻轻抚摸着界碑，泪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。这次巡逻本来没有安排董旭参加。他主动找到连长张树宝，申请参加最后一次巡逻。看着他那不舍的表情，张连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巡逻车上，道路两旁那熟悉的景色映在董旭眼里。这条巡逻路上，他和战友洒下了青春和汗水。这里的一山一石、一草一木都刻着戍边的印记，如同当年对家乡的依恋，他已经熟悉了这里的四季变换、阴晴雨雪，习惯了西陲高原上极端热烈的情感表达。这里，于心而言就是另一个家。

即将离别，老兵心里别有一番酸楚。完成巡逻勘察，向界碑告别的那一刻，汹涌的情感冲开了董旭记忆的闸门。

董旭的脑海，清晰浮现第一次巡逻的场景。那是刚下连不久，表现突出的董旭成为首批参加连队巡逻的新兵。颠簸的搓板路，让董旭不由自主地随着巡逻车起伏弹起落下，再弹起再落下。肩膀一次次地撞到车框上，他一手抱着枪一手抓紧扶手，连军车的毛病都被“治好”了。

险峻的鼻梁山下，巡逻车停了下来。张连长指着山顶说：“57号界碑就在那里，是条汉子就加把劲！”

山顶与巡逻车所在位置，直线距离不超过600米。但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，这段路爬上去却相当不易。

险峻的山势让巡逻官兵心存敬畏，再加上刚下过一场雪，坡度近60度的道路愈加难行。班长钱进让董旭把背包绳系在腰间，背包绳的另一头系在他的腰间。没有巡逻经验的董旭，被安排在了队伍中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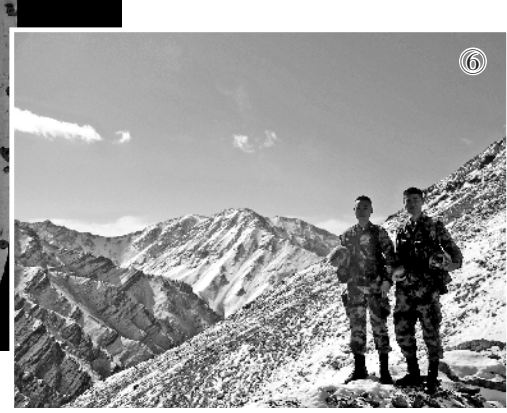
山腰的崖壁上，阵风倏忽而至。战士们一边贴着崖壁前行，一边避开山坡滚落的碎石。那是董旭第一次行走在这么险峻的巡逻路上。如今往返这条路已是家常便饭，可他当时穿越险途的艰难记忆犹新。

上百次风雪巡逻，练就了边防军人独特的豪迈情怀。他们胸中装得下高原的千沟万壑，容得下远方的万家灯火。在他们心中，界碑最近，母亲最亲，保家卫国是他们崇高的职责与使命。

第一次看到界碑，风雪之巅班长那巍然矗立的身影，深深震撼了董旭。一路上的疲惫，在看到界碑的那一刻消失无踪。内心升腾的豪情，让他第一次懂得了站立在祖国高山上的荣光。伫立在界碑旁，董旭挺直了身板。冷风如刀吹在脸上，可他心里暖暖的。

为界碑描红的时刻，董旭将心中翻涌的情感在笔尖、目光中无声倾诉。那一刻，他与祖国心心相印。返回连队，他用整整三页纸表达自己守护界碑的决心，将与界碑“第一次亲密接触”的感怀记录下来。随着执勤巡逻次数的增加，那本“戍边感怀”越记越厚，青春的故事越写越生动。

那年冬天，董旭与巡逻分队骑马在一望无际的雪野里走了5个多小时。来到雪山脚下，军马的身上像覆盖了一层冰甲，大口喘着气。官兵们心疼



离别的季节，却说不出再见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老兵难舍是边关。祝福老兵，祖国的山河大地永远记得你。图①：红其拉甫边防连老兵登车出发前向战友敬礼；图②：老兵董旭与他的树告别；图③：老兵董旭告别界碑；图④：西藏军区某边防连官兵送别老兵；图⑤：佩戴红花的西藏边防老战士；图⑥：刘孙辉（右）登上勇士峰。

马，纷纷下马徒步向雪山顶爬去。这是一条“N”字形山路，需要先上坡，再下坡。乌云过后，太阳跑了出来，坡底天寒地冻，坡上阳光耀眼，攀爬一路仿佛经历两个季节。“再难走的路也要走到底，路的尽头，界碑在那里。”山顶的界碑被积雪覆盖，官兵们跪在雪地上，用手一点点拂去雪花。

董旭用手指描绘着“中国”二字，没有油漆、排笔，他其实是在用心在书写，用心在呵护。

冰峰之下，依依惜别——

树人如同树木，只要有一颗百折不挠的心，生命终将葱翠

“以后这棵树就是你的责任树，请悉心照料！”西陲第一哨哨楼前，下士常刚将手中的一张“护树责任卡”递到列兵吴收复手上。上面清晰写着：每天浇一次水，每周修剪一次，每月坚持护根……这棵歪脖树是常刚种下的“扎根树”。这棵杨树就像他自己的孩子，从新兵下连栽下这棵杨树，至今已有5年时间。

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在常刚心里，它像一个无话不说、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。刚被分配到斯姆哈纳边防连，常刚并不喜欢这里。海拔高，干旱少雨，一年四季见不到人。他对任何事都不在焉，一有空就琢磨着怎么样才能调到山下的连队。

连长朱建全是个明白人。在连队土生土长的他十分了解新战士的想法。他带着常刚一起种树，给他讲“扎根树”的故事。

第一任站长秋根、教导员杨亲锁，率领官兵牵着三峰骆驼，带着一口铁锅，步行7天7夜，在百里荒滩戈壁见到了唯一一棵胡杨树。“树能活的地方，人就能活！”杨亲锁决心把哨所建在这里。“扎根树”扎下了根。它迎着晨曦暮霭，伴繁星烈日，就像边防军人默默守护边疆。穿越时光隧道，这棵伫立

在戈壁深处的树，成了一茬茬官兵的精神地标。下连不久，一次偶然机会，常刚在巡逻途中的山沟里，发现一棵新生的杨树苗。野外的杨树，很难在高原恶劣环境里存活下来。感佩这棵树的顽强，征得带队干部同意，他把这棵杨树苗放在马背上带回下连队。

不久，这棵杨树苗被栽种在哨所旁。在经过了狂风暴雨和烈日暴晒后，这棵树苗奇迹般地撑到了第二年春天。然而，高原的天像娃娃脸说变就变，上午还艳阳高照，下午却狂风大作。那一天，常刚巡逻归来，发现种在哨楼旁的杨树不见了。他跑过去看，发现杨树被大风连根拔起刮走了。他带着班里的战士顺着风的方向找去，在数百米外的一块石头旁找到了它。

回来后，常刚把小树枝折断的枝条剪了下来，重新栽到哨所旁。这次没那么幸运，杨树的叶子开始发黄，一片两片往下掉……常刚想尽了各种办法护树，都无济于事。连长朱建全心疼这棵树，想起连队老兵说的话：“留下树根，截掉树干，让大树滋养它。”按照连长说的方法，常刚剪去了杨树所有的枝干。

给小树苗“手术”，常刚对它更加呵护。天气转凉，他把战友闲置的棉被拿来裹在树根周围。冬天落雪，执勤归来，他找来雨衣披在小树身上。又是一个春天来临，斯姆哈纳迎来第一场雨。雨过天晴，来给小树施肥的常刚，突然发现了一根嫩绿的抽芽。那天，常刚的心情，就像天边悬挂着的那一抹彩虹。

树活下来的消息，伴着常刚幸福的笑容，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哨所。寒来暑往，那棵杨树在常刚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。由于哨所驻地常年刮北风，几年后，杨树长成了“歪脖子树”。

那年参加上级比武，常刚来到杨树前，风吹树叶沙沙作响，就像给他鼓劲一样。走上比武场，常刚不负众望，取得了武装5公里越野、400米障碍两个“单项第一”。

经历了一年又一年风雨，常刚身边始终站着那棵杨树。时间永远不会停止，无论纠纷或争论，离别日子一天天临近，常刚最难

舍的就是这棵树。那天，西陲冰峰之下，杨树枝条飞舞，依依惜别。常刚在军旅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：“树人如同树木，只要有一颗百折不挠的心，即便是在荒凉高原，也能滋养葱翠人生。”

出征高峰，不惧险阻——踏上新征程，远方即便千沟万壑，也不能阻挡前进的脚步

当库鲁木都克边防连上等兵刘孙辉，把名字写上勇士峰的那一刻，他内心无比激动而满足，2年军旅生涯再无遗憾。他是登上勇士峰的第388名勇士。颁发荣誉证书时，刘孙辉热泪盈眶。

勇士峰，海拔5295米，途中尽是冰川、峭壁，是距离连队最险、最远、最难走的一个山口点位。每年老兵离别前，连队都会组织一次勇士峰巡逻。艰难险阻，热血男儿试金石。

在连队，人人都想征服勇士峰成为勇士，上等兵刘孙辉就是其中一员。离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，刘孙辉与老兵战友交流得知，“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勇士峰上”几乎是每名老兵的心愿。

这也是刘孙辉的心愿。他这个连队炊事员，总被人称作“闷葫芦”，不善言辞。身边的战友们都不知道，没能登上勇士峰是刘孙辉的一个心结。“好男儿关键时刻不能怂！”为了圆梦，他加强体能锻炼，努力提高素质，从刚开始的攀登小山坡到后来征服高山悬崖，他都铆足了劲。

前不久，刘孙辉找到连长，报名参加这条线路的巡逻。出发前，指导员杨泽松特意叮嘱班长冯伟奇照顾好刘孙辉。在战友们鼓励和帮助下，刘孙辉和战友艰难跋涉近6个小时。眼看就要到达界碑了，他却不小心崴了脚。

为了不拖累战友按时到点到位，一瘸一拐的刘孙辉只好退出任务。在另外一名战友搀扶下，回到山脚下的巡

车上。一步三回头，望着战友远去的身影，刘孙辉的心里五味杂陈……遗憾，从此藏在这名老兵的心里。离队前的一个月，连队组织老兵最后一次巡逻，目的地仍是勇士峰。“能否成为真正的勇士，就看这回了。”盼望星星月亮，终于盼到出发的时刻，这位老兵梗着脖子暗下决心：爬也要爬到山顶。

高原巡逻，光有决心是不够的。徒步上山，连长崔晨提醒刘孙辉：“上山的路都是越走越窄，一定要当心脚下。但走过最险的路，前途就会越走越宽。”

一处峭壁，险象环生。刘孙辉身后的战友，脚步刚刚踩过一处山石，就出现塌方。望着滚落山下的碎石，他的心里七上八下。

一座冰川紧接着又横亘眼前。崔晨用装备镐一镐镐地凿下去，迸射出来的密集冰粒，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彩缤纷。随后，崔晨俯下身子，让带队的上士杨金星，踩着自己的背，推着冰洞往上爬。凭着技术和经验，爬上冰川顶部的杨金星，将绳子一头固定在山顶的岩石上，另一头垂到山脚下。

大家拉着绳子，一个接着一个往上爬。当冰川抛在身后，看到连长最后一个登上山顶，刘孙辉热泪盈眶。翻过冰川，一块巨石矗立山顶，像极了奋力奔跑的勇士。“那就是勇士峰”，战友们对刘孙辉说。

刘孙辉用刻刀在点位的石壁上刻下自己的名字，崔连长就站在他身后。“把名字留在勇士峰，你永远都是守护勇士峰的战士。”崔晨意味深长的话语，让刘孙辉倍感自豪。

面向勇士峰，他们和一个个石壁上的名字一起，向着祖国庄严敬礼。这一幕，雪山冰峰懂得，戍边人的勇气与忠诚，担当与使命永远是岁月长河中最晶莹的浪花。

这一刻，刘孙辉将永远铭记，自己即将踏上新的征程，但前路即便千沟万壑，也将不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。